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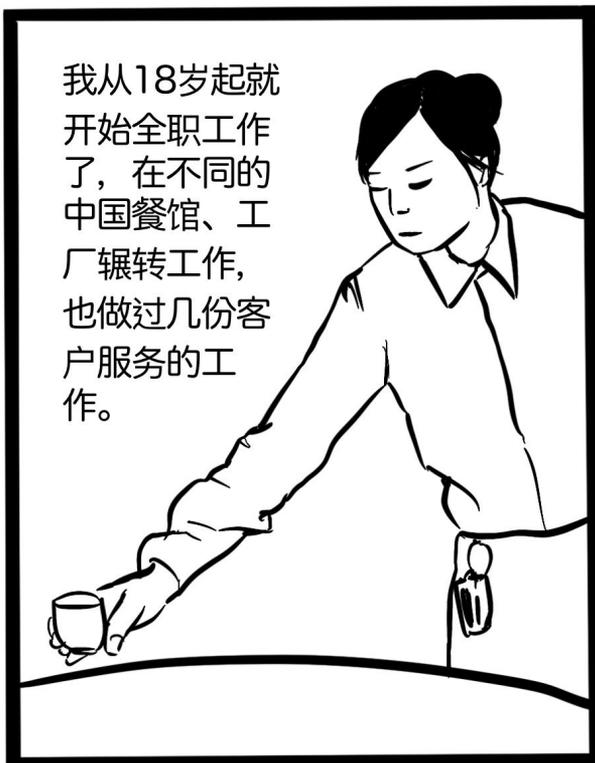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Toronto Chapter

为工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我叫梅，今年23岁。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和妈妈、弟弟从南美来到加拿大。我妈妈说来加拿大是希望我们能更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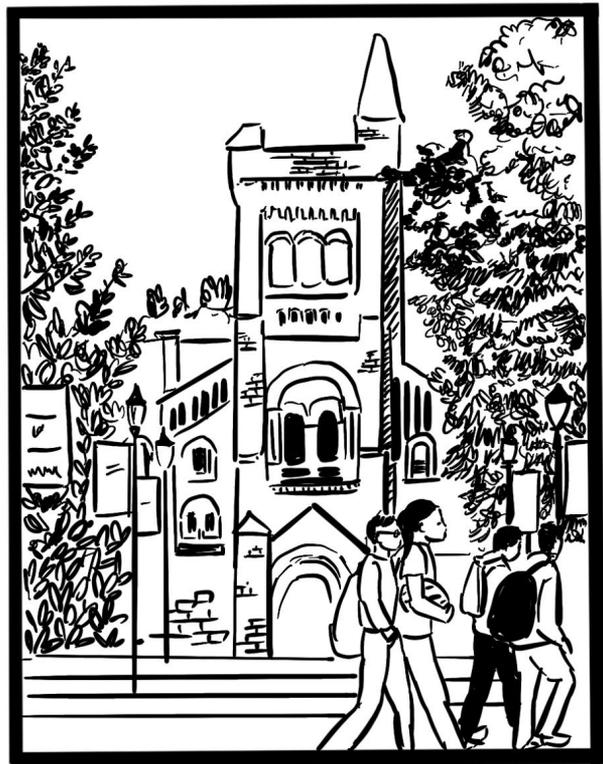
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读书而是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时



很多时候，我并不能很自在回答，或者是分享我生活的细节。



当我18岁时，我对我的未来感到焦虑，因为我没有移民身份，无法在大学学习。我的大多数高中朋友都计划接受高等教育。但我没有这个选择。



如果没有身份，进入高等院校的唯一途径就是作为国际学生申请。这对我的家庭来说太昂贵了，我们负担不起。感到困惑，无法与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我感到孤单。



与此同时，我妈妈在一家中餐馆当服务生，而且挣不到最低工资，她需要我的帮助来支付各种生活账单。我没有进大学念书，而是开始全职工作，支持我的家庭。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那份工作很糟糕。

我的工作职责是作为服务生端盘子。这对体力要求很高。拖着想，如果我妈妈和其他年长的华裔工人女性能做到，我也可以。醒来后，我又要去工作。我从来没有让身体从疲惫中喘口气的机会。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woman in a uniform, holding a tray and a cup, looking up at a chaotic scene of floating kitchenware. The kitchenware includes plates, bowls, chopsticks, a wok, and a teapot, all appearing to be in mid-air. One plate shows a fish skeleton. The woman has a concerned expression.

我的同事们经常要求我替他们轮班。如果我不同意，他们就会对我大喊大叫，或者把我孤立起来。

有时我一周工作70个小时，时薪11加元。没有加班费，没有假期工资，也没有公共假日工资。而且我得不到自己的小费，工资也只能拿现金。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很快发现，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都没有如何在工作场所保护自己的信息。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勇气进行反击。



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和平权会取得了联系。在参加了几次活动后，我明白了我的个人经历与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移民政策等更大的系统性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当对我的权利有更多的知识，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工人所经历的事情是错误的。我被剥削。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接触其他像我一样的年轻工人，告诉他们我们在安大略省的劳工权利，以及我们可以用来反击的工具。



我觉得华工需要团结起来，来对抗那些没有良心的雇主。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组建我们自己的华工团结网络，并加入工会。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权利，这样雇主就不会欺负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工人日历非常有用，因为它是一个工具，可以鼓励拿现金的工人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进行明确的记录。



如今，我仍然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和我的家人，特别是为了我的弟弟和他的未来。但我也在为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奋斗，为像我一样的其他工人争取一个更公正的未来。

梅的故事

梅是 23 岁的女青年工人

第一象

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奋斗

我叫梅，今年 23 岁。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和妈妈、弟弟从南美来到加拿大。

当我问妈妈是什么让她决定让我们举家搬迁时，她说来加拿大是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未来。

我从 18 岁起就开始全职工作了，在不同的中国餐馆、工厂辗转工作，也做过几份客户服务的工作。

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读书而是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时，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养家。但是，当我说这些话或者透露更多我生活细节的时候，我并不是很自在。

第二象

当我 18 岁时，我对我的未来感到焦虑，因为我没有移民身份，无法在大学学习。我的大多数高中朋友都在接受高等教育，而我却在工作。我感到困惑，无法与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我感到非常孤立。

如果没有身份，进入高等院校的唯一途径就是作为国际学生申请。这对我的家庭来说太昂贵了，我们负担不起。

与此同时，我妈妈在一家中餐馆当服务生，而且挣不到最低工资，她需要我的帮助来支付各种生活账单。所以，我没有继续学业，而是开始全职工作来养活家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那份工作很糟糕。我的工作职责是作为服务生端盘子。这对体力要求很高。拖着疲惫的身体、酸痛肌肉上床睡觉，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试着不抱怨。我想，如果别人能做到，我也可以。醒来后，我又要去工作。我从来没有让身体从疲惫中喘口气的机会。

第三象

我的同事们经常要求我替他们轮班。如果我不同意，他们就会对我大喊大叫，或者把我孤立起来。

有时我一周工作 70 个小时，时薪 11 加元。没有加班费，没有假期工资，也没有公共假日工资。而且我得不到自己的小费，工资也只能拿现金。我觉得很不公平。

第四象

我刚开始工作后发现，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都没有如何在工作场所保护自己的信息。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勇气进行反击。

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和平权会取得了联系。在参加了几次活动后，我明白了我的个人经历与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移民政策等更大的系统性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工人所经历的事情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接触其他像我一样的年轻工人，告诉他们我们在安大略省的劳工权利，以及我们可以用来反击的工具。

第五象

我觉得华工需要团结起来，来对抗那些没有良心的雇主。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组建我们自己的华工团结网络，并加入工会。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权利，这样雇主就不会欺负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工人日历非常有用，因为它是一个工具，可以鼓励拿现金的工人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进行明确的记录。

如今，我仍然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和我的家人，特别是为了我的弟弟和他的未来。但我也在为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奋斗，为像我一样的其他工人争取一个更公正的未来。